

2025-3-6

周響的前任是藝術大學畢業，跟我們陳溫同學撞科系撞專長，當年他們剛交往幾個月的時候（2019夏），某次兩個人在看周響的手機相簿，滑著滑著，陳溫看見一張截圖，是周響前任展覽的日期，上面標示著展期跟地點，還有截第二張是官方採訪作者策展心境後的文字稿。

陳溫同學原地心顫，怎麼看都不對勁。

周響把手機迅速拿走，一聲不吭看著陳溫，兩人對視了很久很久，久到陳溫終於沒忍住眼淚。「你很想他？」

「你想自己去看他的展覽嗎？」

周響說過了好幾年，他都一樣在後悔所有傷害過陳溫的事。

可我們陳溫就是福大命大活該修成正果。

zootomoon

2025-3-6

周響跟前任是不歡而散，他在對方手機裡發現出軌證據，床照以及對話紀錄，從而提分手，但兩人斷得不算乾淨。這位前任放不下周響，儘管自己身心不忠也還是捨不得，時而傳訊息告訴周響他很後悔，時而跑到周響家按門鈴，周響也捨不得，太痛但當初也太愛了所以願意苟且。他最後一次見到周響時，兩個人上床了，他說：「周響，別斷乾淨好不好，我們現在這樣很好。」

他說我們現在這樣很好。

周響開始玩交友軟體，不再願意踏進關係裡，他見了不少人，也同不少人交換過短促的暖熱或冰冷，陳溫就是最後那一個，在2019的春天，一腳踩進了周響的人生，從此再無缺席。

咱周哥的前任很魔鬼，我無法具體形容當時我哥是什麼模樣，反正我從沒見過那麼暴躁、不穩定、碎裂的周響。

zootomoon

2025-3-6

「你很想他？」

「你想去看他的展覽嗎...？」

周響握著手機跟陳溫僵持，陳溫在哭，他知道陳溫在哭，這讓他沒來由的心煩，但兩人不過交往三個月，他無法說出自己一點也不記掛從前那個人，生活裡還留有很多殘影，一時半刻沒辦法全部消弭。

「只是看見採訪，他說的觀點很特別，我才截了圖，沒有別的意思。」周響靠在沙發裡皺著眉，「還有，別隨口斷定我想他，揣測我的想法跟感受。」

穿梭在他字裡行間的倒刺裡，陳溫覺得每句都很磨人，他咬著唇忍淚，顫抖著把褲子抓皺，「我是問句...沒有斷定...」。

「你沒那樣想，就不會這麼問。」說這句話的周響眉眼並沒有鬆過，陳溫知道他在極度敏感的狀態裡，但陳溫無從下手，他暫時不想把狀況弄得更糟。

陳溫盡可能牙咬得很緊在說話，用全身力氣克制哭泣是很難的事，特別是陳溫這樣的人，「我真的講不贏你，但這樣的你很討厭。」

zootomoon

2025-3-6

2019年的陳溫不是個很有安全感的人，甚至說是極度匱乏，在那樣的狀態下他無法抑制哭泣與恐慌，只能等待流淚的衝動緩和了，才找周響說話。

「我剛剛想說的是，我不希望你去看那場展覽，我不曉得他對你來說多重要，可我沒辦法接受我們交往中發生這件事；截圖他的採訪內容也讓我感覺你在認可這個人，可明明是你說他傷害了你，卻又矛盾的欣賞他。」陳溫站在周響面前，話說完覺得鼻子又有點酸，幸好話說完了。「我不喜歡被限制，你不覺得自己在情緒勒索？」

「而且你為何又在揣測我的心態。」

陳溫覺得吵架時的周響很陌生，全然沒有平時的樣子，明明周響對自己說話總是很溫柔。所以陳溫認為肯定是自己說錯話了，是他在勒索周響沒錯，他應該要道歉。

「對不起，我不是這個意思。」陳溫又想哭了，他被誤會的時候總是想哭，也不是每次，只是對象是周響，他不想被誤會。

周響看著陳溫眼眶又擠滿快湧出來的水珠，用手抹了抹臉，「很委屈嗎，別覺得自己委屈，別把自己弄得很可憐的樣子。」

zootomoon

2025-3-6

截圖事件如同一個破口，信任似乎正在分崩離析，數次的失敗溝通讓陳溫感到無力，也越發沒有安全感，太多的猜想跟惴惴不安。

終於，他偷翻閱了周響的手機。

陳溫趁著周響睡覺，把周響的手機翻了個底朝天，基本上能看的訊息、對話紀錄、相簿都尋透了，他用了俗劣的方式撬開通往周響世界的門，他厭惡自己看見了周響跟前任的對話窗，看見了他交友軟體留下的零散朋友。

「周響，能不能為了我，把你的關係處理乾淨一些。」周響睜開眼時聽見的第一句話，陳溫就守在床邊，安安靜靜的盤坐著。

「怎麼了。」

「我看見訊息了，你跟那些朋友們，他們看起來還是記掛你。」陳溫講得很委婉，可周響還是聽懂了，他靠坐在床上，眼神變得很凌厲，問陳溫看見什麼。

「陳溫，你怎麼敢碰我的手機，你侵犯了我的隱私之後呢，看見什麼，我做了什麼，記清楚了嗎。」

確實，陳溫並沒有覺出異狀，甚至周響跟前任的聊天記錄也都止於2019年初，那是在跟陳溫相識之前了，周響沒有藕斷絲連。可對陳溫來說，相簿裡的念想沒有刪除，交友軟體也還落下幾處迴響，這些或許不算嚴重的細節，也總能扎著陳溫。

zootomoon

2025-3-6

「如你所見，陳溫，這幾個月我沒有對不起你。」

「你到底要什麼，你想限制我的交友還是自由，可我不會為了你捨棄朋友，所以你想怎麼辦呢。」

「我沒有想要限制你，我只是看不得別人說想你，看不得你留給別人空間對你進攻，看不得那些明明對你別有居心卻被你視為好友的人，我看不得你衣櫃裡他送的畫，這些我通通不想看見，我很難受。」陳溫揉著自己的指頭，他又在掉眼淚，水珠成串的往下墜，在棉被上染出深深淺淺的印子。

周響沒有上前抱他，每次起衝突時周響就不會抱他，這總讓陳溫更沮喪不安，他想要周響抱抱他。

「你如果不要偷看，就不存在這些問題，現在要我做這些，憑什麼，陳溫。我們見面到現在三個多月，隨便從朋友群裡抽一個出來，相識時間都遠超過你，你拿什麼讓我為了你斷開這些聯繫。」

「你別忘了我們也是交友軟體認識，別忘了我們也是先上床才談感情，我對你只是喜歡，本就說不出愛，陳溫，是你堅持要試試看，是你說不會給我壓力，你現在就在給我壓力。」

zootomoon

2025-3-7

周響學生時代本就出色，學業、相貌跟性格讓他握有一手好人緣，身邊不少人對周響有好感，更別說後來帶著不健康的心態開始涉略交友軟體，想的就是遊戲人間，不需要談感情，就更不乏對象。

周響學會了和人曖昧調情，學會跟所有人有牽扯又隨時準備抽身，亂世裡大家都能將生理需求曬在明面，周響也學會了把慾望用約會的方式解決，兩個人相貌身體合拍就可以上床，想法是否趨同一點不重要，反正到頭來人都會不忠於選擇，何苦。

前任曾告訴周響：「除了我沒有人會愛你，你應該珍惜我的。」

周響總是思索這句話，明明那麼珍惜了，怎麼還是不願意愛我。

遇見陳溫的那日，天氣很晴朗，萬物都沐浴在春風裡，周響說老天爺好像給了他特別漂亮的禮物，暖陽和陳溫一同坐在美術館大門口的臺階上，一顆腦袋瓜圓滾滾的背對著周響，金黃色鑲滿了陳溫。

周響走上前，迎來那個人的回眸。

「等很久了嗎？」

陳溫說，很多年以後他依然記得那個臺階，不小心盛滿了他所有的愛意。

zootomoon

2025-3-7

2019的炎夏挾著熱騰騰的暑氣把春天吹得乾乾淨淨，從交友軟體配對成功以來，陳溫同周響見過兩次面了。第一次他們吃了速食餐廳；第二次在河堤和森林散步，走了很多的路，還分食了一塊起司蛋糕。

“來家裡看電影？”

陳溫點開了手機螢幕，周響的第三次邀約還隨了一行地址，琢磨後陳溫決定從裡到外把自己洗個乾乾淨淨。

選的片陳溫早看了數次，他只是陪著周響看，心思全不在電影裡。身邊的周響戴著平時不掛臉上的眼鏡，整個人顯得柔和不少，兩個人臂膀還挨在一起，陳溫一直偷著看他，看投影幕的光折回周響臉上描出硬朗的眉眼。

炭筆能畫出來嗎。陳溫掐了掐手指，好想畫下來，好想將周響畫下來，這人長得好俊。

「好看嗎？」周響目不斜視伸手把人攬進懷裡，被抓現行的陳溫也一點沒慌，點點頭說了聲好看，招來周響一陣輕笑。

但周響沒想過陳溫會親上來，淺淺一口，啄米似的啄在周響的嘴角，力度輕得他都要懷疑是錯覺。

zootomoon

2025-3-7

電影還在播放，周響也還在試圖把劇情看進去，可身邊的人渾身散發著清香，沐浴後淺而綿長的香味撓著周響的鼻尖，重點這個人每隔幾分鐘親他一下，有時候是臉頰，有時候是嘴角，再有時候是頸處，周響感覺自己這電影是看不完了。

陳溫數不清自己親到第幾下的時候周響總算欺身壓上來，他整個人被周響扣在沙發裡。

「為什麼親我，嗯？」

「我在森林也親你。」陳溫理直氣壯的回答。

周響又逼得更近一點，鼻尖和陳溫廝磨，將身體的重量放在陳溫身上，腹部也貼著他的，「你知道我不是說這個。」

「那你想不想要我。」陳溫抬了抬腿，把周響勾進來，用腿根蹭他的側腰。

周響的自制力正在消退，陳溫和他從前見過的對象不同，陳溫身上幾乎看不到目的，也沒有慾念，可他又像無時無刻在撩撥人，眼尾的痣一直勾他想去揉。

「我想著再慢一點，你急著把自己送上來？」

「陳溫，你曉不曉得自己在勾引人。」

zootomoon

2025-3-7

「起來去吃早餐。」陳溫被窗外透進來的光照得半夢半醒，直到夢境徹底被周響的聲音驅散才讓他慢慢睜開眼睛。

全身哪都疼，意識也逐漸匯攏，陳溫把被子稍微掀開看，周響抓住被子不讓他掀，又去戳他掌心，周響親他的手心跟手背，把陳溫親得迷迷糊糊，他又貼著陳溫把人抱在懷裡，問他有沒有哪裡不舒服。

陳溫如實說了，他說他全身哪裡都痠痛，說他有點不好意思，說著就有點臉紅，可陳溫做愛的時候又不會害羞，他就是臉紅了也會配合塌腰抬臀，就算叫不出聲音也會高潮，他的面相有點太多了，多的周響摸不清楚哪一個是他，可又哪一個都是他，這樣給人驚喜讓人意外，周響有點不高興。

「要嗎？」陳溫看他硬了，所以晃了晃周響的手問他，周響看著陳溫的眼睛，又嘆了氣，把陳溫包回去被子裡，「你吃不消。」

陳溫想反駁，話到了嘴邊又訕訕吞回去，他現在有點手足無措。首先，他應該無法射精才對，再者，他應該要很痛才對，可除了腰痠背疼他感覺不出其他顯著的不舒服，一個晚上都過去了，他還意外睡得算好，這令人不可置信。

zootomoon

2025-3-7

陳溫的前段感情，對方在交往三年後出軌，陳溫返家時在臥室床上抓了現行，第三者離開現場留下陳溫跟前任對峙，陳溫捨不得分手故選擇原諒，對方允諾不再做出背叛陳溫的事。後來卻屢犯，多次被陳溫發現，陳溫身心俱疲，想用玩交友軟體的方式逼對方吃醋回頭，但對方沒有吃醋，而是憤怒，他對陳溫罵出許多粗話、摔門、摔家具，陳溫決定結束這段感情，對方氣憤且不允許陳溫提分手，強行將陳溫壓在地上侵犯，藉由體型差距限制陳溫的反抗並進入他，陳溫下體受傷，心理也陷入困境開始服用藥物，此後無法正常射精與性交。

zootomoon

2025-3-8

食髓知味，周響不願意把陳溫比作佳餚，但他又必須承認陳溫讓他想揉進身體裡，跟陳溫上床的時候會感到暈眩，生理性的顫抖和快感變得無法自制甚至失控，他得刻意為之才能不過度索求。

性被擺放在需求層次最底端，周響覺得那是能夠輕易被滿足的。直到遇見陳溫，他突然感覺原來自己從未被滿足過，原來人與人之間真的存在身體契合，原來他可以有這麼強烈的慾望，陳溫哭著射精的時候他根本不想放過他。

他們維持性愛關係幾週，陳溫閒下來時會到周響家，周響家裡比陳溫去過的任何人家都要乾淨，他感到很舒心，周響也比他見過的任何人細緻跟溫柔，從來不讓他疼，陳溫覺得自己很幸運。他們聊天，或窩在沙發裡看書，周響會做飯給他吃，陳溫會在周響很硬的時候為他素描，周響會把陳溫帶到鏡子前進入他，逼他畫下來，陳溫每次求饒的時候都讓人更暈眩。

「陳溫，不可以。」周響抓住陳溫兩隻手繞向背後，不准他自慰，陳溫覺得重心不穩就慌，一慌就夾得周響想射，他咬陳溫的脖子說他不乖，陳溫又會哭著說沒有。周響覺得自己病了，他做愛從來不掌控對方，舒服就行他並沒有什麼嗜好，可陳溫讓他變得像個瘋子，他想控制陳溫，他喜歡陳溫眼角含淚說話，他喜歡陳溫說想射時輕輕皺起的眉。

zootomoon

2025-3-8

陳溫近期畫圖時總會失神，他會不自覺想起周響，想到他笑的樣子，想到他手心薄薄的繭，想到他進入時的輕喘。陳溫認為周響是他聽過最悅耳的聲音，周響說話總是慢且溫柔，當他在耳邊低語並且碰到最深處的時候陳溫就會變得迷迷糊糊，他不確定自己怎麼了，這幾週即便重複思考，還是找不到答案，他的身體為什麼變得那麼敏感，為什麼一碰就硬，為什麼突然能夠射精了。

想靠近周響這件事本身就沒有道理，陳溫有點沮喪，他不應該在這時候抱有念想，可他總覺得周響和他一樣。

「我們要不要試試看？」陳溫跨坐在周響腿上，周響背枕著沙發，還沒從高潮的餘韻裡反應過來，聞言他盯著陳溫的眼睛問他想試什麼，陳溫讓他不要裝傻，說他明明知道自己問什麼。

「不了吧，我沒打算談感情。」

周響把陳溫抱進懷裡，像抱嬰兒那樣拍著他的背，陳溫又使力退回跟他的距離，強迫周響看他，「周響，你偶爾放空的時候眼神總不對焦，人嘛都會發呆的，但我在你眼底看見好多的悲傷；你常對我微笑，很溫柔的那種，但我不覺得你開心；你看起來需要我，但又會擺出不那麼需要的樣子；你常常叫我坐在你的左邊，為什麼呢？」

周響沒有說話，他說不出話，他在愣神，而時間像是靜止了。

zootomoon

2025-3-8

「你在閱讀我，嗯？」周響輕輕捏著陳溫的後腰，把他鬢角的髮繞到耳後，指腹又去沾他的耳朵，一下一下的揉。耳後是陳溫敏感的位置，他偏了偏頭想讓開，又被周響追著蹭上去。

「那我讀到了嗎？」

人類的悲喜沒有相連，人們說著能感同身受，充其量只是理解與包容，可就偏偏是這份理解與包容，足以讓聽者心尖顫抖，尤其當對方用的是精準到幾乎沒有誤差的判斷，頓時讓苦難都無所遁形。

周響的苦難正在被閱讀，他看著陳溫，陳溫又在凝視他，水氣含在那雙很漂亮的眼睛裡，周響看得有些難受，「讀到了，還算準確，但我不敢也不想。」

陳溫抓著他的手掌，很輕地點了點頭，又碰了周響的右耳，再貼著他胸口問，他問周響這裡怎麼了，周響被問得又頓住。

他發現自己拿陳溫沒輒，陳溫的溫柔像刀子，比什麼都利，周響躲不開，只好由著他去劃，記憶被劃開，疼痛也被掀出來。

「我右耳聽不太清楚，上一段感情也有點糟糕。」

「我想聽，周響。」

陳溫說他想要聽。

zootomoon

2025-3-8

他們交換了記憶，那些不美好也還是根深蒂固的篇幅。

周響曾在一場拍攝中擔任翻譯，劇組的特效小組製造了爆炸場景，周響離得最近，倒數計時來不及退出危險範圍，爆破瞬間耳朵受損，造成中度聽力障礙。也是剛好那一天，他返家，看見了被背叛的證明。他笑著告訴陳溫，說他真是丁點不走運，耳朵背了還得被情人狠狠毒一頓，陳溫聽著聽著又去捏他右耳。

「怪不得你說話總那麼小聲，是不是聽不太見，怕自己說話大聲了？」陳溫笑著去咬他的臉頰，把手搭在周響肩膀，左晃右晃的。

周響也被晃得想笑，拍拍陳溫的腿把他抱起來，陳溫像隻無尾熊，隨他抱著起身。

「是，你聰明的要命，跟仙姑一樣。陳仙姑呢，有想說的嗎？」

陳溫搖搖頭，又點點頭，在周響的懷抱裡被帶回床上，周響自己也躺了下來，他側過身聽陳溫說以前的事，陳溫越說他眉眼就越皺，抓著陳溫的手也越扣越緊，陳溫被扣得有點疼，讓周響鬆開他。

「周響，我沒有要你可憐我。我說這些，只是想讓你知道即使過去很痛苦，我還是想要你跟我試試，反正就試試看而已，不會給你壓力，真的不合適我們再退回現在的關係，好不好？」

zootomoon

2025-3-8

「或者你是介意我在服藥？周響，我吃藥是為了穩定情緒跟睡眠，自殘的狀況也沒有了，現在我能控制好自己，你不要擔心我會造成你的困擾。」

「瞎說什麼。」周響打斷他看起來還想要繼續下去的預防針，頭抵住陳溫的，用鼻尖碰他，「我不介意，你做得很好，是勇敢的陳溫。」

陳溫被他盯著，緊張的又問了一句那好不好嘛，試試看好不好嘛。周響被逗得想笑，他覺得陳溫很可愛，整個人都很可愛，他拒絕不了陳溫。

「好，試試看。」

後來陳溫時常到周響家裡住，周響還偷偷發現陳溫會一個人半夜躲進衣櫃裡頭睡覺，天亮了會在周響醒來之前躺回床上。周響有次水喝的多，半夜起來上廁所才驚覺身邊沒有人，整個家翻遍了也沒看見陳溫，最後被衣櫃開的小縫隙引了過去。

他把陳溫叫醒，再把人抱回床上問他怎麼回事，陳溫支支吾吾不願意開口，後來看周響快生氣了才坦白自己沒吃安眠藥，說他沒有不想跟周響睡，周響問他為什麼不吃，陳溫說想要練習不依賴藥物入睡，衣櫃讓他有安全感。

「你就只會讓我心疼。」周響無可奈何的把陳溫抱在懷裡，蹭他的額頭，又很溫柔的親了幾下，「陳溫，藥繼續吃，我在呢，不要擔心。」

zootomoon

2025-3-9

「你別忘了我們也是交友軟體認識，別忘了我們也是先上床才談感情，我對你只是喜歡，本就說不出愛，陳溫，是你堅持要試試看，是你說不會給我壓力，你現在就在給我壓力。」

周響說話聲音不大，語速甚至比平時要慢，他生氣時越冷靜的讓人害怕，可是陳溫很害怕這樣的周響，這樣冷靜的周響將他逼得退無可退。

陳溫全身開始無法控制的在顫抖，耳邊也開始有人在尖叫，陳溫的哭泣變得很劇烈，他用指甲刮著自己的掌心，張著嘴卻喊不出聲音。軀體化的過程像是人類退回幼獸，他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

「我沒有想要給你壓力……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

等周響意識到不對勁的時候，是陳溫尖叫著拿額頭去磕牆，周響沒有來得及制止他。

陳溫的嗓子很溫柔，即使尖叫也並不是銳利拔高的音調，那更像是悲鳴。身體和牆面碰撞的聲音裡夾著陳溫力竭的哭喊，周響幾步上前，在他要接連撞第二下時把人扯進懷裡，懷裡的陳溫還在哭，哭得周響心慌，哭得讓他根本無法思考。

「陳溫，你在做什麼？」周響扣著他肩膀的力度大到筋骨生疼，陳溫覺得好痛，所以他還是在哭，可他的恐慌卻隨著周響的不冷靜逐漸消散，感覺到周響的體溫真的太好了，周響能抱著他太好了。

zootomoon

2025-3-9

陳溫和周響常起爭執，他們的爭執逃不出回憶，但這是陳溫第一次在周響面前軀體化，周響不得不去和他談。陳溫在懷裡發抖的模樣確實讓人心疼，可周響同時也相當厭惡這個狀況，他不想逼陳溫說話，就靜靜抱著他。

「……對不起，你別生氣，別不理我。每次我們發生爭執，你就離我很遠，冷靜的像整件事情只有我是在情緒內的人，你並不想解決。」，陳溫臉頰上的淚還沒乾透，說起話坑坑疤疤斷了好幾次。

周響看陳溫沒再繼續發抖，把他帶回床邊坐好，「你覺得我不想解決嗎？」，說罷又伸手去抽衛生紙，兩三張一起塞進陳溫手裡。

陳溫點頭說對，周響臉色就更難看，他又解釋自己真的只想要周響在意他的情緒。

「我如果不在意你的情緒，剛剛就不應該攔你。」周響不明白陳溫的爆發象徵什麼，可他看不得陳溫傷害自己，那畫面周響一點不想見到第二遍。

床邊的陳溫哭累了，一雙腿擱在地上就只穿了左腳的拖鞋，表情呆愣愣地盯著周響，周響又被他盯得心軟，心一軟就暫時不想再跟他擺臉色。

他走到床邊去抱陳溫，陳溫哭花的臉被塞進周響懷裡，兩人才終於從低氣壓裡脫身。可沒有人去解題，那就是無效溝通，人與人之間哪經得起問題層層堆疊，有一天崩塌了，屋裡的人都得撕心裂肺。

zootomoon

2025-3-10

「周響，你是真笨還是裝傻？」陳溫氣得發笑，眼淚留個不停他也不伸手抹，放任視線裡的周響越來越模糊。

昨天是聖誕夜，陳溫一年之中最喜歡的就是這天，周響也提前訂了餐廳，陳溫知道的時候很驚喜，說是終於可以跟喜歡的人過節，周響看他笑，就覺得挺值得。

節是過好了，陳溫甚至滿足的看了好幾顆聖誕樹，周響還帶著他逛幾條沒散過步的小巷弄。隔日一早天還沒亮，陳溫被電話鈴聲吵醒，是周響的手機，陳溫睡的淺，伸手去晃周響讓他接電

話，周響才迷迷糊糊拿起來劃開，接通以後和電話那頭的人說了幾句，內容大概是聊衝浪的話題。

陳溫皺著眉聽他們說話，雖然聽不清楚電話另一邊說什麼，可他曉得對方身份，那是周響其中一個衝浪友伴，時常撥電話給周響，或約周響打球、喝酒，陳溫也見過這個人，個性陳溫不是太欣賞，礙於是周響的朋友，他便沒有去提。

通話切斷後陳溫轉過頭去蹭周響，枕在他胸口問他為什麼這個朋友總在三更半夜播電話，什麼不能訊息說的非得直接打過來，可同時周響手機螢幕上也跳了訊息通知，把陳溫的視線引了過去。

-“想你了。”

zootomoon

2025-3-10

「周響？」陳溫心跳在加速，大腦頓時一片空白，他並不覺得這合乎朋友間的談話標準，「手機給我。」

陳溫聲音在顫，伸出去的手也不太穩的在晃，在周響無可奈何的模樣裡要去拿他手機，周響沒阻止他拿，也沒主動遞上去。

陳溫把這當成默許，點開對話紀錄，一則一則往上讀。沒花他很多時間去理清楚，這不是周響口中說的衝浪結緣的朋友。對話內容也明顯不對勁，但那種不對勁陳溫說不上來，永遠是對方撩撥、試探、勾引，而周響並不給正面回饋，也並不與他共舞，只是允許。

不拒絕也不接受是讓陳溫害怕的方式，這種方式在他看來就是在給予對方空間得寸進尺。

「他說他愛你，你回答知道了；他說好想和你單獨出去過夜，你回答是嗎；他說想和你住在一起，你回答同居很麻煩的。」陳溫每陳述一句就要呼吸的很用力，去壓抑他的情緒，控制他不要在說話的過程裡就開始流淚，「周響，你看起來每一句都避開了可實際上你完全在默許他胡鬧。」

「還有你當初介紹我們碰面吃飯，你說了什麼？哦，對了，說是衝浪認識的朋友？他甚至笑著跟我握手你還記得嗎？你告訴我什麼時候交友軟體約出去上床的對象可以稱作衝浪的朋友了？你倒是告訴我啊！」

zootomoon

2025-3-11

「不是故意隱瞞，是我不想看你這樣。」周響沒把手機拿回來，只是撐起上半身靠坐在枕頭上，和陳溫四目相對，「我跟他沒怎麼樣，不然也不會讓你看訊息內容。」

陳溫皺著眉偏頭看他，咀嚼他話裡讓人不舒服的原因。那代表周響早就預料到陳溫不能接受，才把昔日床伴的身份竄改成衝浪好友。

怕你傷心我才說謊。

看起來多為人著想的一句話，可你怎麼不是選擇不讓我傷心。

「周響，你是真笨還是裝傻？你想想看這樣子說話站不站的住腳？」陳溫氣得發笑，眼淚留個不停他也不伸手抹，掀開被子坐在床邊，一直在雙手交握著揉，他焦慮時就會無意識的去抓自己指節，有時候會抓破，周響如果看見了會制止他，可此時的周響並沒有制止他。

「你現在確實沒有跟他怎麼樣，但總歸是曾經上過床不是嗎？時間軸攤開看當然完全沒有問題，但你不覺得跟這些人徹底斷聯才是正常的？」陳溫話說得很急，眼淚也流得很快，他聲音沙啞，字字句句都在控訴周響的過往。

zootomoon

2025-3-11

周響是這樣，吃軟不吃硬，吵起架來更是，陳溫越激動周響就越不耐煩，那會快速點燃周響的陰暗。而兩人之間情緒是會相互感染的，惡性循環底下沒有一次溝通叫作溝通，都只能稱作爭執，拼命將兩人的距離扯遠。

「正常？你拿你的正常來套用我，就合理了？」周響不喜歡陳溫某些想法和原則，認為每個人都應該要是自由的，「不要試圖用你的標準看待我，控制我怎麼交友。」

陳溫覺得周響每說一句他腦門就一陣疼，他找不到突破口，每次爭吵都是這樣，周響永遠有道理，周響永遠有辦法在他的話裡找到反駁他的理由，陳溫永遠是下風，他沒辦法和周響講明白，兩人根本不在一個共識上。

「我現在只有一個要求，把跟他的聯繫方式刪除，永遠不要見面，不然就分手吧。」陳溫哭的很累，累得彷彿隨時能癱倒在地，他很害怕周響說好，他很害怕周響說好吧那就分開吧，陳溫不想要如願以償。

zootomoon

2025-3-11

「你知道自己在情緒勒索嗎，陳溫？」周響從床上起身，慢條斯理的套起長褲，又伸手去構床邊的菸盒，如果不是他口氣依舊很冷，陳溫都要懷疑他到底有沒有在狀況內。

陳溫快被逼得發瘋，他無論做什麼在周響眼裡通通是在勒索，全是他的錯誤，他甚至差一點點就要脫口道歉，他差點就要說對不起周響，我沒有這個意思，我沒有要這麼對你。就在這時，周響走過他身邊，帶起一陣不大的風。

「好，我會斷絕聯繫，如果這是你要的。」

「但你要記住，陳溫，你拿分手作為條件，逼我接受和朋友斷聯，倘若我不接受，就要承擔分手這個結果。」

「這就是在勒索我，我希望你不要再這個樣子。」

陳溫佇立在原地沒有說話，周響走遠的腳步聲一直持續到陽台才斷開，陳溫也才終於敢跌坐在地。太好了，不會分開，他還能跟周響在一起。

zootomoon

2025-3-11

周響當著陳溫的面把過往交友軟體上認識的朋友刪得乾乾淨淨，幾個帳號也被移進了黑名單，他抱著陳溫說沒事了，要陳溫別再哭。

日子得過，陳溫在那之後又回診拿了藥，安眠藥物被拉高了劑量，醫師多開了速效藥品讓陳溫備著，說是情緒如果突然控制不了可以吞一顆應急，叫陳溫好好休息別讓精神太緊繃。

可陳溫時常在生活的空檔裡感到不安，他說不清楚哪裡還不夠好，周響很照顧他，生活裡總是細心，上次爭吵後也真的沒再和那些人聯繫，可陳溫就是止不住焦躁，他感覺和周響的分歧還沒到終點。

陳溫坐在畫室裡頭發呆，手裡抓著畫筆卻下不去手，這次的作業還沒讓他完成，他總是畫不好，他想卡耶伯特當初作畫的時候會不會也在正談戀愛？他筆下的那些角色是不是投射？

陳溫不需要透過畫來投射性向與愛人，因為他的愛人就在身邊，可以張揚，不需要隱藏起來。可他的愛人卻總是把他私藏起來，已經私藏了大半年，陳溫不認為自己有那麼見不得光。

zootomoon

2025-3-11

陳溫裹著件連周響來穿都嫌大的毛衣在讀書，整個人縮在沙發裡，半天不肯挪窩。墨綠色把陳溫襯得皮膚很白，像闖進森林裡的貓，他舉起手打呵欠，懶腰伸了一半，被人擋下來。

「又睏了？」周響站著摸他的手，捏他的鼻骨，把陳溫揉得更睏，陳溫搖搖頭，說自己只是發懶，周響就貼上去抱他。

「你真的好像貓，怎麼回事。」周響頭埋在陳溫的肩窩，把人圈在懷裡聞味道，陳溫癢得縮了縮脖子，反駁著說自己不像貓。

「不要蹭了，好癢...」

周響沒搭理陳溫的制止，又去親他後頸，後頸親完了就延著背往下吻，吻得陳溫有點耳熱。陳溫抓著衣擺喊他名字，周響應聲他又不回答。

「怎麼了，嗯？」周響又親回去耳根，那裡是陳溫最害怕被碰的地方，一點就著。

「陳溫，為什麼不回答？」

陳溫硬了。被周響扯掉了褲子又抱回沙發裡，他背抵著周響不敢動，周響讓他雙腿張開踩著沙發邊緣，他就很乖的踩著，任憑周響碰他。

周響一邊揉著陳溫腿根，一邊扣著臉親他，陳溫配合的向後仰，周響含著他舌頭的時候陳溫感覺四處都開始天旋地轉。

「等一下...周響...」周響握著他的速度很快，換著節奏折磨人，陳溫一直在喘，脖子很紅，求周響慢一點，說他受不了，他越說，周響就握得更緊。

zootomoon

2025-3-11

周響讓他咬著衣角說不准鬆開，陳溫的呻吟只好全含糊在嘴邊，浸濕了布料。他想求周響鬆手，他覺得自己快到了，可周響又把他雙手舉過頭頂往後拉，低頭咬在他頸側一點一點烙下痕跡。

「溫溫，還不行。」周響又把陳溫抱起來，讓他跪在沙發裡，陳溫雙手攀在椅背上，聽見周響解開褲子，他每次都覺得這種時候最煎熬，他摸不清楚周響的下一個動作。

可周響從來不讓陳溫疼。

陳溫感覺到一陣冰涼，膏體混著周響指上的溫度一同進入身體，讓他差點繳械，他慌張的重新抓住扶手，喘息聲開始沒辦法控制。

周響從後面揉著，一邊又握著陳溫，前後交織的快感順著神經蔓延至全身，周響看著陳溫發抖，聽著陳溫求饒，他想看陳溫射精了。

陳溫在嗚咽，眼眶裡全是濕意，他忍不住，一點都沒辦法再忍耐了。

陳溫終於癱軟下來，他在哭，生理性的反應他永遠無法控制，陳溫覺得遇上周響的自己就像個無法餵足的孩子，永遠需要這種刺激和溫柔。

「都弄髒了，到我了？」

周響掐著陳溫的腰，細的像一用力就會碎，可周響很喜歡陳溫的腰線，美得讓人心顫，他最愛以俯視的狀態去看陳溫，他無法形容有多漂亮，漂亮的讓他只想全都揉進去懷抱裡。

zootomoon

2025-3-14

如果能夠重來一次，陳溫肯定會阻止周響添購沙發，那簡直是罪惡溫床。他數不清楚在自己射了之後又被周響換了幾種姿勢折磨，也許一切太歡愉，讓陳溫心甘情願的接受，以至於沒有阻止周響繼續玩弄他，可要說玩弄，周響又比誰都照顧他的感受和狀態。

陳溫翻了個身，被身邊的人抱著，周響抱著他輕拍，問還有沒有哪裡不舒服，陳溫搖搖頭，說自己渾身脫力，周響笑著說下次會克制一點，被陳溫罵了句鬼才信。

「你在浴室就不應該繼續。」陳溫皺著眉指控他，嘴角卻輕輕揚起，他湊上去用鼻尖蹭周響的臉，被周響吻了回去。

「誰讓你勾人。」

陳溫無法理解的偏頭，又一口咬在周響脖子上，「都我的問題，你真是一點都不害躁。」

周響笑著又把人攬得更緊，他喜歡在事後抱著陳溫，他曉得陳溫也喜歡，並且需要。擁抱使人親近使人安心，周響喜歡陳溫帶給的安定，那是難以言喻的平和，能暫時逃離紛擾。

「對了，能問個問題嗎？」陳溫看著周響，真摯的眼神讓周響想笑，他點頭應了聲好，示意陳溫繼續說。

「你為什麼不喜歡在社群軟體放些我們的事？」

即時陳溫的問句很柔和，也不逼人，還是讓周響輕輕蹙起了眉。稍縱即逝，但被陳溫捕捉到了。

zootomoon

2025-3-14

「我發過吧？」

陳溫想了想，抿抿嘴，不太肯定的回答：「是發過，但印象你有設定權限，不是所有人看得見，大概就幾位朋友。」

這下子周響是肉眼可見的表情冷了下來，這種時候陳溫都會陷入天人交戰，繼續說好像是在強行踩獅子尾巴，不繼續說他又實在難受，只好一口氣不敢喘，等周響回答。

「才在一起多久？不急。」

可我急啊。陳溫又猶豫了片刻，硬著頭皮繼續：「發一下吧？就是，我挺想讓你身邊的人知道現在有人在愛你。」

周響聞言，眨了眨眼睛，面無表情道，「社群軟體我本來就沒那麼常在使用，你也一樣不是嗎。有沒有做這些事，並不影響我們在一起。」

陳溫嘆了口氣，從周響的懷裡離開，起身盤起腿，雙手拍在膝上，一副要說個清楚的樣子，「我覺得你遮遮掩掩讓我不舒服，有什麼好不能公開的？我們也在一起半年多了，還是說我不值得你做這件事？」

周響冷臉，天崩地裂。陳溫感覺自己又沒事挑起爭端，可挑都挑了，他又不能打退堂鼓，只好強行讓自己看起來不那麼恐慌和委屈，去面對周響越來越冷漠的表情。

「陳溫，談戀愛是我們的事，和別人無關。」

zootomoon

2025-3-14

「戀愛當然是我們兩個的事，可我曉得你前面的感情是怎麼談的，那時候的你也會發發那些日常、那些愛人，可怎麼到了我這，就全都停擺了？」

周響的感情生活硬要仔細推敲，認真交往的對象也就有過三個。第一任年紀還太小，屬於國高中的純真愛戀；第二任是談了幾年，可也在最後因為對未來共識不同而分開；第三個沒什麼好說，就是談崩了。

所以別說陳溫，周響自己都清楚回憶擺在那裡誰也攆不走，因為不多所以能記的深，也都跟陳溫分享過，被拿來攀比很正常，可周響不喜歡陳溫和回憶較勁。

「你拿自己跟他們比，不嫌累？」周響也坐起身，揉了揉眉心。

「不是想跟他們比，是不明白為什麼別人能讓你願意那麼做，我卻...我卻不能.....」陳溫低下頭，勉強忍住一點點鼻酸，他感覺自己一定有什麼問題，才會動不動就哭，動不動就說不出話，動不動就讓情緒凌駕於理智之上。

即便心裡無數次產生想冷靜闡述自我的念頭，可永遠會在開口的瞬間變得軟弱，變得無助，委屈就像是會透過話語傳回耳畔似的，經不住聽，經不起磨。

zootomoon

2025-3-14

周響在不高興，又是凍著臉的狀態，反覆告訴陳溫這些事情不重要，越說臉色越沈，加上看著陳溫最後沒忍住還是流下眼淚的模樣，讓他感覺一切都是死循環，每回吵架都是這種結果。陳溫在哭，他在厭煩。

「你能不能別哭了。」

「但我很不安啊...之前，上一段關係裡...他也...」

陳溫還是在哭，哭得很傷心，周響看不得這樣的陳溫，那是一次次在壓迫周響，一次次在告訴周響他又有哪裡做得不夠好。

「陳溫，你的不安不是我的責任。你的上一段感情那是你的回憶，我沒有義務為了你的回憶負責。」周響閉上眼睛，無奈的說道：「你拿過去對你造成的不安，來要求我應該怎麼做，那不對，我不會接受。」

陳溫又碎了一地。他反覆告訴自己，沒錯，不是周響的責任。確實不是，那都只是回憶造成的恐慌，並不是真的，趕快冷靜下來，不要再哭了。

能不能別再哭了，好疼。

zootomoon

2025-3-15

「別總為了這種事情掉眼淚，好不好。」

通常等周響從防衛模式裡走出來，都會願意和陳溫說話。可難就難在陳溫很常熬不到警報解除，很常因為周響的冷漠而崩潰、惶恐，情緒軀體化起來陳溫是真的控制不了，總在顫抖，也會時不時用指甲去刮掌心、掐腿根。

幸好這次算是又熬過來了，熬到周響從陽台回來，身上掛著淡淡的菸草味，終於願意來和他說話。

「我很愛哭嗎？」陳溫吸了吸鼻子，眼淚已經不落了，可眼眶還是含著一抹紅，苦這一張臉問周響。

周響有些無奈，又覺得好笑，這才終於願意抱著陳溫，「嗯，好愛哭。」

眼看時間晚了，周響捧著陳溫的臉親了幾下，問他要不要吃飯了，陳溫點了點頭，呆著一張臉被拉到客廳去，又被周響壓著坐好。

周響叮嚀他眼睛別去揉，又拿了冰敷袋過來，才終於走進廚房準備晚餐。

zootomoon

2025-3-15

人如果習慣漂泊，便容易將靠岸的港口都視為過客，視為短暫的快樂和休憩，陳溫於此刻的周響來說，正是那樣令人安心的港灣，周響沒想過未來，他只敢看著現在。

對回憶不敢觸碰，向著未來也不敢期望，人最無可奈何的或許是活在當下的那份念想並非出於自願，而是因為沒有選擇，只能走在進行式裡躲避記憶躲避希冀，可人真的會完全失去選擇嗎。

時間過得有些倉促，白駒過隙，新一年的開始，陳溫邀請周響同居，周響思索後應了下來，兩人也順利搬去個算是清幽的環境。周響的傢俱和陳溫的全擠進了房子裡，生活變得滿滿當當，睡也一起醒也一塊，日子突然紮實的塞進了一個伴，烘暖了嚴冬帶來的刺骨。

「我訂了露天電影，一起去看嗎？」周響從書裡抽出兩張票券，在陳溫畫圖時曬到他面前。

陳溫握著畫筆的手頓了頓，隨即抬眼去看周響，捏了捏他的手背，又親了一下，笑著說當然好。

zootomoon

2025-3-15

他喜歡周響的浪漫，生活裡有很多細節被周響的溫柔套牢。像是過節，像是買他喜歡的甜點，像是邀請他逛展覽，像是去美術館臨摹，去公園寫生，去海邊曬太陽，周響貼合著陳溫的喜好，同時也把自己的興趣帶給陳溫。像是衝浪，籃球，哲學，重量訓練，語言學習，他們交換著日常，交換著彼此熱愛的生活。

「給幾分？」周響在觀影後這麼問陳溫，陳溫手裡拿著紙杯，裡頭是街邊買的熱紅酒，還在爭先恐後的冒著熱氣。

聞言陳溫笑了笑，騰出手去牽周響，掌心的熱度和周響的交會，「你是指電影還是你？」

「要不都評吧？」陳溫牽著他，孩子氣的晃著手，兩人影子被路燈拖得綿長，捲進了長夜，他說：「電影八十五分，你的話，一百八十五分。」

周響勾起唇，是平時生活裡輕易可見著的笑容，可仔細一看又比平時來得繃繃，他親了陳溫一下，問他怎麼有這麼高的分數，陳溫說他早就超過了滿分。

「你在我這裡，永遠是超過標準的高分。」陳溫拍拍胸脯，一副很驕傲的模樣，又逗笑了周響。他傾身吻了上去，吻在陳溫的唇上，勾他的舌根，撩撥他的靈魂，天地本一片清寒，你是我心底開出的花。

zootomoon

2025-3-15

幸福和苦痛是愛裡常出現的配方，幸福劑量如果高了，生活顯得浪漫；一旦是苦痛的劑量高了，便讓人難以忍受。周響時常在爭吵時感受到那股難以接受的壓抑和悶疼，那使人忽視幸福，忽視快樂。

周響掛掉電話的時候，陳溫剛把晾乾的衣服摺好，疊在床邊整整齊齊，種類都分好了，方便周響直接收進衣櫃。

「周響，你知道現在幾點了嗎？」

陳溫壓抑著怒氣，一邊喝著水，一邊繞到周響身邊和他說話，問他凌晨要兩點鐘了，究竟有什麼事情需要急著出門談。

周響說沒什麼重要的事，單純是和這位朋友許久未見了，這次適逢兩人在相同城市，對方邀請周響出來聊個天散個步，周響認為再正常不過的事，在陳溫這卻全是問題和不對勁。

zootomoon

2025-3-15

他又和周響來回問了幾句話，知道對方是周響的學長，陳溫認得，也在幾次聚會上打過照面，對方很紳士優雅，待陳溫也溫和有禮，硬要讓陳溫挑毛病他也挑不出來，可他總認為對方看待周響不單是朋友那麼淺顯，裡頭帶著寵溺，帶著縈繞，也帶著陳溫無法看清楚模糊遮罩，友誼這個說辭輕易掩蓋了目的和意圖。

無論是人和時間點都讓陳溫不太接受，陳溫的不安使他說服起周響，他告訴周響，正常的朋友在知曉你有伴侶時，不會挑選大半夜約碰面，更不會邀請你去散步。可周響認為這是謬論，認為人的思想與觀念不同，不能以單個論點去定義所有人。

爭執總在細微末節裡猖狂，陳溫的視角無法獲取周響的認可，周響的無所謂和對待朋友的全盤接受也讓陳溫不得清淨，會挑起衝突的問題永遠來自於相似題，回回都是相同下場。

zootomoon

2025-3-15

「我們永遠在爭論類似的問題，一年了，陳溫。」周響嚴肅的蹙眉，嘆了一口氣，無奈道：「你對於我的交友不信任，對於我們的關係沒有安全感。你需要公開昭告天下、需要我清理過往交友軟體上的聯繫，這些我都做了，包含不允許和朋友單獨看電影，我也妥協了，可你還是不滿意，還是能找到理由繼續控制我。」

「我沒有在控制你。」陳溫提高音量反駁著周響的指控，周響一句話就能使他跌入漩渦，情緒墜跌，「你能不能不要老是認為我想要控制你，剝奪你的自由？這真的糟糕透了，你永遠拿著自由合理化一切作為，不願意認真聽我的感受和擔憂。」

「我如果不聽，現在就不需要和你爭辯。我只是無法認同你用自己的理解去設想我身邊的人事物。」

陳溫攤開手，眼眶泛紅，又聳了聳肩，「好，如果今天角色對調，你是我，你能接受我大半夜和朋友出去散步？」

「當然能接受，這沒什麼。」

陳溫又敗下陣，類此的換位思考也來過很多次，過往也每次是這種結果，周響總是能接受，總是陳溫獨自盤旋在問題上空，說服不了周響。

zootomoon

2025-3-15

陳溫又掉下眼淚，他哭著說周響永遠都在接受不合理的事情，永遠都無法讓他安心的在這段關係裡深根；周響情緒跟著升溫，認為是陳溫的思考模式狹隘，無法理解人類是獨立的個體，而這又間接觸發陳溫情緒的崩潰。

眼角衝出的淚貼著臉龐劃下，又滲進衣裳，陳溫渾身顫抖著在說話：「我這麼思考不代表我狹隘，那是我的立場，我的感受。我的經驗告訴我，這些事情就是有機率使問題產生，就是有機會讓你出軌。」

「看，又回到同樣的問題了，陳溫，你拿你的經驗來限制我，認為這些事會誘發我出軌，你因為被上一段關係背叛，因而有陰影，於是我身為你的現任，就應該承擔這些不屬於我的控制？」

陳溫幾乎是低聲哭了起來，無法辨別哪些情緒已經衝過理智，掌握情緒主動權已經不是陳溫力所能及，只能任由自己被淹沒。他繞過周響跑進書房裡，甚至撞上了門框，一路跌跌撞撞，待周響聽見哭喊走進裡頭，看見的是陳溫跌坐在桌邊，手腕鮮紅。

zootomoon

2025-3-16

是未見骨的皮肉傷，血液順著利刃劃開的傷口流淌出來，滲進了周響的目光裡，而那裡頭是心疼，是恐懼，也是不可置信。陳溫在疼痛和哭喊裡逐漸冷靜下來，任由周響抱著，兩個人都沒有說話，直到周響去搜刮了家裡所有醫藥用品。

周響顫抖著手去幫陳溫上藥，陳溫的意識清晰很多，沒有再繼續哭，靜靜坐在地上看著周響。

看著周響鎖緊的眉頭，溫熱的掌心、指節，輕輕揉在他的手腕，藥膏也抹得很小心翼翼，深怕再次弄疼了一樣。

陳溫第一次在周響眼底看見潮濕，他沒有見過周響哭，這是他認識的周響裡頭，最接近哭泣的那一個，所有面向裡，原來還有一個會痛的周響。

陳溫既自責，又有點慶幸，他自責自己的舉動嚇到了周響，可同時又慶幸自己能獲得周響的心疼，周響的擁抱。

多麼糟糕的一件事，本意不是想博取關注，可獲得關注後他又感覺很好，感覺自己還能再撐下去。

zootomoon

2025-3-16

「陳溫...」周響抬眼看向陳溫的時候，沒忍住眼裡積滿的水氣，還是掉下淚。

「我們分開吧。」

陳溫愣著，沒有反應過來，眨了眨眼睛，問周響剛剛說什麼，直到周響又重複了一遍。

「為什麼？...」

「記得嗎？上次你又在吵架中去撞牆壁，那時候我說，如果你再自殘一次，我會分手。」

周響上完藥，忍住了擁抱他的衝動，起身把陳溫也拉起來。他看著陳溫，陳溫在哭，從周響的上一句話結束，他就無聲在掉眼淚，像打開了水龍頭一樣掉個不停，陳溫哭得一點都不用力，可就是全身都在痛，骨頭也在疼，他聽不清楚周響後來還說了什麼。

陳溫哀求著周響，求周響別說這種話，他抓著周響的手臂求著別分開，他說周響，我不會再傷害自己了，我保證不會再傷害自己了，你不要走好不好。

zootomoon

2025-3-18

「周響，拜託你，不要這樣.....」

陳溫哭得雙腿發軟，頻頻想往地上跌，即使周響已經試圖攙扶，他依舊是哭得脫力，周響不得已只好把人拉到椅子坐下。

陳溫是一旦哭了就很難停止的類型，可能是總無法在情緒潰堤時被接住，久而久之哭泣成為尋求依賴的方式，變本加厲。他從前常告訴周響，我哭的時候你就抱抱我好不好，你抱抱我我就不哭了。可惜周響未能給予他理解和擁抱，一個人選擇疏遠，一個人選擇逼近，於雙方來說都是壓力源。

每個人對待壓力源的處理方式不同，陳溫試圖去碰撞，周響選擇逃離。每個人對待壓力源的反應也不同，陳溫變得敏感焦慮，周響變得冷漠淡然。

「我們這樣很不健康，溫溫。」周響蹲在地上看他，看陳溫眼淚掉個不停，眼底也全是血絲，「我真的沒辦法繼續這樣子。」

周響沒有說謊，他是真的承擔不起，上一段感情不健康，周響不曉得自己身上還留有哪些創傷和迷惘，在佈滿的瘡痕裡他沒辦法再承擔陳溫帶來的重量，他沒辦法看著陳溫受傷、哭泣、歇斯底里。

zootomoon

2025-3-18

「我真的不會再這樣了，我保證。」陳溫舉起手發了誓，被眼淚浸濕的髮掛在側臉，他邊說話邊顫抖，應付軀體化的同時心裡全是想要拼命留下周響的念頭。

「我並不需要你的保證，我們已經這樣循環了一年多，我們都累了。我不想每天膽戰心驚的出門，擔心回家時會不會看見你自殘倒在血泊裡；我不想每天承受你的不安全感帶來的限制；更不想要我們總在爭吵。」周響站起身揉了揉陳溫的臉，又沈默了一會，「你也應該休息一陣子，去找你的人生。陳溫，你是獨立的個體，應該把自己擺在第一位，而不是將我放到那個位置上。」

「為什麼我不能決定想把誰放在最愛的位置？我很愛你啊……就算我們是倉促的在一起，就算我們沒有經過漫長的磨合，可這一年多發生的一切不都是在努力瞭解彼此嗎？為什麼這樣不對？」

陳溫哭著想抱他，又被周響擋下來，他抓著陳溫的肩膀，要他看著自己。

「這一年多只證明了我們不合適，現在及時止損，才不會繼續相互折磨。」

周響又摸了摸陳溫的髮，告訴他不需要急著搬出去，可以先分房睡，等合約到了再說，只要別互相干涉就可以。陳溫又哭得更傷心了，他又說了好多挽留的、傷心的、哀求的話，任何人聽了都該心軟，可聽的人是周響，那便是徒勞。

zootomoon

2025-3-20

分開的日子陳溫每天都在祈禱一覺不醒，那些被積攢起來的安眠藥成為一種解脫。陳溫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吞了藥就倒頭昏睡，睡醒了再繼續吃，又跌進夢鄉，反覆循環直到習慣藥量，再接著變成一次兩顆、一次三顆，除了水和安眠藥，沒嚐過任何食物。

接連五天，就像睡美人，可惜沒有王子的親吻，便永遠困在故事裡。分房睡那一天開始，從周響嘴裡說分手的那一天開始，也是陳溫掉進渾沌的那一天，他不敢打開房門，而隔壁房間的愛人也未曾敲響這個空間，彷彿即便陳溫從此不再出現，對那個人來說也一點不重要。

陳溫在哭泣和睡眠裡掉了兩三公斤，直到他打開那扇門，直到他終於感覺到些許飢餓，起來嚥了點餅乾，又躲回房裡。時間像是停止流轉，他甚至不敢去看日期，想永遠糜爛在那刻空白。

zootomoon

2025-3-20

周響沒有出現過，除了睡覺幾乎不待在家裡，陳溫曉得他出門見朋友，出門上課，出門運動，出門看電影。周響的電腦總是不關機，能從桌面的行事曆上知道他的行蹤，陳溫佇在那，突然動不了，抬不起腳步。

似乎只有他過得不好，一句訣別只有他聽得肝腸寸斷，只有他是結局裡最痛苦的人，他真的好疼，好疼。

陳溫捂著心口打電話，他撥通電話，可悲的是那通電話也依舊脫離不開周響的生活圈，他不曉得還能怎麼辦，他哭著告訴電話那頭的人他撐不住了，他好想要死，可他好怕疼，他不敢死，他苟活著，他哭得又喘不過氣，哭得電話另一邊也紅了眼眶，哭得像是全世界都要碎裂了一樣。

「別哭了，如果撐不住，過來這裡避一陣子。」

zootomoon

2025-3-21

門被打開，陳溫幾乎瞬間哭出聲，他哭著被迎進門，又哭著被牽到椅子上，周福還特地把懶骨頭讓出來，讓陳溫能好好縮在裡面。

她又說了句等一下，回頭沖了杯莓果茶給陳溫，這才終於落坐到了陳溫旁邊。

「你慢慢說，我聽。」

陳溫真的開口說話了，這一說就是兩個多小時，途中斷斷續續的哭著，基本上算是沒有停過，陳溫盡可能的濃縮過往，一年多的感情連著從前的經歷全掏給了周福，周福沒開口說半句話，只是靜靜的聽，聽陳溫時而哭泣時而卡頓，聽陳溫嗓音溫潤的傾訴，聽眼前這個並沒有太熟悉的人一點一滴說著那些過往。

「說完了，對不起，講了好久。」陳溫道著歉，手裡抱著周福塞給他的一大包衛生紙，把自己又縮得更小。

「陳溫，你為什麼喜歡他？」周福側過身，歪著頭看陳溫，又抽了一件毯子給他。

陳溫說了謝謝，把毯子攤開了披上，他說他喜歡周響不需要理由，就是喜歡，想跟這個人走下去，又說他感覺周響跟自己同樣都渾身佈滿回憶，想透過愛去療傷。

zootomoon

2025-3-21

「那你認為你的自殘和他的逃離，是在療傷嗎？我怎麼覺得你們只是推開彼此呢。」杯裡的茶早沒了，周福又幫自己和陳溫的都填滿，拿來熱了熱手心，「先別和我說愛沒有理由，愛可以沒有理由，但不能是相互折磨。他不喜歡你自殘不喜歡你哭，為什麼？」

陳溫思考後說：「他說讓他有壓力，他很害怕哪天回家看見我死了。」

「不完全對。他是心疼，你受傷他會難受，他難受所以才有壓力，他不想看著喜歡的人受傷流血。自殘的你沒有錯，不願意忍受心疼的他也沒有錯，但現在的情況是，兩個心理狀態都不健康的前提下，沒有人能拉住對方。」

周福從桌子底下拿了幾包餅乾出來，有巧克力味、杏仁味，還有些海苔、糖果。她全推到陳溫前面，示意他吃一點，又接著問：「陳溫，你是聰明的，你冷靜下來，把迷戀一個人的濾鏡先拿掉，接著告訴我，你認為現在的周響有辦法拉住你嗎？」

zootomoon

2025-3-21

「他抓不住，別說他能不能，我認為他根本不想……」

陳溫說著又紅了眼眶，他不願當著對方的妹妹面前抱怨，不願像是在說自己愛人的壞話，貶低對方的人格。可他真的認為周響一點都不想抓住他，所以又連忙向周福補充：「說不介意我憂鬱症，可等到我自殘了他又說他很介意，這讓我很傷心，會產生他說話不算話的念頭。」

周福點著頭，把手裡的餅乾拆開後塞進陳溫手裡，又示意了一次讓他趕快吃，陳溫這才終於願意張開嘴巴。

「這確實是種說話不算話，人啊，當事情始料未及，就容易開始恐慌，恐慌後就會想逃，特別是我哥這樣的人。他前任你也曉得，分手前貶低周響，分手後開始道歉，反反覆覆折磨他，這些經驗讓他認為這種不健康的關係不能留存，要是發展下去了，最後只會上演同樣的戲碼。」

zootomoon

2025-3-21

周福深吸了一口氣，整個人盤坐到椅子上，又抓了一顆糖果塞進嘴裡，「你是多好多溫柔的人，他才敢在還有傷口的時候答應你交往，但這不代表那些傷就不存在，看他每次和你吵架時一堆自我防衛的言論和冷漠，你也能看見他病態的後遺症。」

周福又說了一些話，包含她認為周響目前是矛盾的在複製前任的模樣，像是「你的回憶不應該由我承擔」、「你不應該那麼愛我你是獨立的個體」、「你不能限制我」、「我是自由的」，這些全是當初對方說過的話，刻進了周響的腦海裡，他確實終止了那段不健康的關係，卻將痛苦延伸至未來。

陳溫皺起眉，說自己沒仔細想過那些話都是周響從上一段關係裡聽來的。周福輕輕牽起嘴角，苦笑著說以前的哥哥並不長這樣，說以前的哥哥很溫柔，很可愛，笑的時候像小孩，愛的時候很真摯。

陳溫又紅了眼眶，他說對，說周響明明是溫柔可愛的，為什麼現在渾身是刺，說他好想擁抱周響，好想讓他不那麼疼。

zootomoon

2025-3-24

分手那天，周響並沒有感覺出異樣，日子照舊，他甚至刻意將自己丟在戶外，讓所有事情填滿原先和陳溫共同分享的生活。突然多出來的時間，他充份運用，也樂在其中。只要別去感受就行，別去感受每晚返家時緊閉的那扇房門，別去感受沒有人在一旁撒嬌或哭泣，別去感受那張沙發椅不再出現蜷縮著看書的陳溫，那麼一切也沒有不同，除了經過冰淇淋店時下意識想著陳溫會喜歡嗎，一切真的沒有什麼不同。

周響恢復了冷著的臉，恢復那些日復一日的學習和社交，和朋友打球、衝浪，獨自看展看書，吃飯，睡覺，運動。他會在夜裡醒來，額角沁著冷汗，再走到陽台抽菸，接著回房裡等著再次入睡，原本睡了就很難喚醒的人終於還是恢復淺眠，他終於擁有完整的雙人床位，終於走到這一天，終於他什麼感覺也沒有。

陳溫終究只是港口，渡他一年半載，也渡不過一生。現在停止，已經是兩個人最好的別過方式。周響菸抽得重，他並不仰賴香菸，可陳溫不在，他變得很常抽，挾菸的手指其實並不顫抖，只是會想起那人點火的模樣。

陳溫連抽菸的樣子也很漂亮。

時間又被走慢，光陰卡頓在2020年的冬季，右耳還是故了障，聽不見心跳，聽不見墜地的眼淚，聽不見輾轉反側的失眠，周響又聽不見了。

zootomoon

2025-3-25

「我吃藥就能斷電了。」陳溫邊嚥食物邊含糊不清的告訴周福他並沒有不睡覺，還說自己真沒胃口吃不下。

「強制關機和自動休眠有一樣？」眼前的人和上次見面時神情相差甚遠，周福搖了搖頭，又把杯子拿到廚房去添奶粉和熱水，拿回陳溫面前讓他趁熱喝。

「溫哥，救人之前先救自己，你要是病倒了累倒了，就沒有力氣拉他。還有，如果吃不下飯，牛奶、豆漿多少喝一點。」

陳溫喝著熱牛奶，眼睛不曉得被熱氣蒸的還是自己憋的，滿目通紅問周福接下來他能怎麼做，除了把基本生理需求照顧好他還可以怎麼辦。

周福又回到了盤腿的姿勢，抱著枕頭看他：「讓自己的心臟健康起來。這不容易，畢竟你要孤軍奮戰，我猜對你而言閱讀是最快的，不然去旁聽相關科系的課程，先搞懂你們各自缺乏什麼。」

「那累了還能過來這裡嗎？」陳溫不曉得最後撐不住為什麼撥電話給周福，或許是這個人和周響有關，他下意識不想將任何相連的事物割捨，又或是他真的相信周福接的住他，無從得知，但陳溫好慶幸自己這個決定。

「當然可以。別哭了，怎麼跟水龍頭似的一開三小時啊。」

zootomoon

2025-3-25

潛意識會反映到軀體，陳溫發覺自己會在點菸後側身，睡夢中驚醒會側過身，在路上走著走著看見什麼都會讓他側過身去找周響的身影，原本伸手就能夠觸碰的人現在遙不可及。

流星劃過時陳溫沒能抓住，更沒能攢在手裡，他看著手中只剩下刀片殘留的痕跡，突然就好遺憾自己沒能戰勝意志力。倘若沒有自殘，周響還會走嗎？陳溫不確定，他只好怪罪自己。

他去了幾個系所，找到心理或哲學的相關課堂，利用開放課程旁聽，又額外買了好多的書籍，將空閒時間全投入童年、成長環境、情感經歷和人格塑造裡，他用所有力量去面對自己的不安全感，拼了命去解讀自己的成長軌跡和潛意識。他時常跌入哭泣和想念，他哭著讀書，哭著和自己對話，哭著叫自己不准自殘不許磕牆，每週回診，強迫自己不要依賴過量的安眠藥，哭著在夜裡喊周響的名字，他疼得好想放棄，可陳溫不想讓他的愛人等太久。

人類不擅長直面自己，剖析靈魂就像剔筋剝骨，撕裂重組從來就只有疼痛，陳溫的日夜顛倒了，大地靜默，他在悄無聲息的自我裡穩固著軀體，穩固思想。

陳溫的日記沒有停止過，每天記錄著生活和理解，寫那些動蕩的心和無數思念。

周響，如果有天，我能溫柔的接住你，能抹去你的碎裂，那你還要我嗎？

[zootomoon](#)

2025-3-27

人常在愛裡妥協掉自尊，卑微的想抓住任何一丁點延續愛的可能性，可有時候感情裡最難以言述的就是那份可能性，它並不取決於你多努力想守護愛意，即使你將自己消耗殆盡，也不一定能把人喚回來。

說周響和陳溫是特例，那是因為依他們交往初期的相處模式來看，我當時不認為能長久。周響第一次和陳溫提分手後，有和我通電話，那個晚上我們約了頓飯，周響跟我說他很疲憊，陳溫就像顆不定時炸彈，喜怒無常，他感覺生活很壓抑，動彈不得。感覺自己已經努力配合，可陳溫非但不滿意，還要以自殘相逼，他好難受。

周響是個很討厭麻煩的人，當時的陳溫剛好介於他很喜歡但不到很愛的狀態，而這樣的狀態並不足以讓周響包容陳溫的一切，這時再疊加上前任帶來的陰影，他的耐性只會快速下墜。

陳溫來找我那天，離周響和我吃飯隔了兩週，陳溫非常消瘦，眼睛也很腫，看上去真的挺嚇人，怪可憐的，我那時候在想，這兩個人真夠慘，對立的性格和情緒狀態。但看見陳溫來求救，我很高興，人願意求救這件事太重要了，代表意志力正在努力戰勝潛意識，所以我才敢試圖接住陳溫。

[zootomoon](#)

2025-3-27

陳溫想繼續愛周響，他在抓住那個可能性，而這個可能性要真正發生的決定因素是周響，周響要願意和他再談一次，再相處一次，才可能有後續。我當時告訴陳溫，請他在自己完全好轉起來之前，在自己穩固心臟之前，不要主動聯繫周響，否則有概率功虧一簣。結果很妙的是，他

在扭轉自己的過程和周響又重新聯繫上了，周響的身體在思念陳溫，他的心排斥陳溫，可身體不停在叫囂需要陳溫，他聯繫了陳溫，陳溫又回到那個家，陳溫在還沒好起來的狀態裡又回去和周響攪和，而周響的條件是，只做愛，不戀愛，陳溫答應了。

Fuck，周福就叫你先不要回去了。

於是後面又小小波折一段路，這個正文脈絡會接著說。這兩個人就天生來互相折磨互相給愛，特例，特例，十對這樣的有十一對會徹底完蛋。

zootomoon

2025-3-28

周響是在凌晨三點發出那則訊息的。

他盯著手機很久，輸入又刪除，輸入又刪除，最後只留下個：見一面？

發送鍵按下去瞬間，他就後悔了。

這場見面沒有必要。已經分手了，乾淨、徹底，沒有挽回餘地。周響知曉自己現在不能夠承受深刻情感，他只想維持不被情緒牽絆的距離，可陳溫做不到。陳溫需要愛，需要被緊緊擁抱，需要確定自己不會被拋下。而周響恰好是那個拋下他的人。

幾分鐘後，螢幕亮了起來。

「好。」

他們約在老地方，門邊掛著月亮燈條的酒吧，從前約會他們總來這裡，兩個人都不點酒，周響是酒量差，陳溫是喝不得。周響推門進去時，陳溫已經坐在吧檯邊，手裡捏著杯氣泡水，指節瘦削蒼白，透著脆弱。

還是瘦了，眼下的青色痕跡說明他沒睡好。

周響在一旁落坐，「等很久了？」

「沒有。」陳溫笑了下，酒杯轉了轉，聲音很輕，「沒想到你會約我。」

周響沒有回答。關係本就結束了，是他打破界線。他應該覺得厭惡，覺得麻煩，可當陳溫靜靜地坐在那裡時，他無法忽視心底那股難以言喻的渴望。

這不是愛，只是習慣。只是身體太習慣陳溫。

zootomoon

2025-3-28

「最近還好？」

周響的語氣聽不出什麼情緒，陳溫側過頭看他，目光帶著探究：「你真想知道答案？」

周響沒說話，抿了口酒，避開陳溫的眼睛。

「一樣吧。」陳溫又牽起嘴角：「吃不太下，睡眠還是不好，偶爾……還是會很疼。」

周響指尖一緊，握著杯子不自覺用了力。他知道陳溫在說什麼，知道這段時間裡陳溫狀況不可能變好。這就是他選擇分開的理由之一，陳溫太需要「愛」，需要到讓他窒息。他沒有辦法成為那個時刻照顧他、安撫他的角色，沒辦法總在他身邊，確保他不會做出什麼極端的事情。

「你找我，只是想見面，還是……」陳溫沒有把話說完，卻微微偏了偏頭，露出脖頸側的一點肌膚，像是在無意間示弱。

周響喉嚨發緊，呼吸變得有些沉。他看著陳溫，沒有回答，但他的沉默就是最好的答案。

陳溫的笑意藏匿上苦澀，也藏著自嘲：「走吧。」

zootomoon

2025-3-29

房間一片靜謐，窗簾沒拉上，月光鑽了進來，照亮一小塊床單的皺褶。

陳溫側躺著，髮絲凌亂的掛在額前，氣息也還不穩定，眼底空蕩蕩的，並沒有特別將視線落在某處。

「還是很排斥和我相處，對吧？」陳溫忽然開口，語氣聽起來像是在問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

可周響沒有回答。

「但你還是會來找我。」陳溫側過頭，盯著他的臉，眼神有些不安分，「你需要做愛，但不需要我。」

周響指尖頓了一下，「你很介意嗎？」他回問，語氣還是淡漠，也還是輕輕燙著陳溫的耳根。

陳溫低低地笑了，「如果我介意，就不會和你回家。」

不，他介意得要命。可更要命的是他太想念周響了，一碰就把回憶全翻倒在地，拼不全又丟不掉。

zootomoon

2025-3-29

「嗯。」周響站起來，低頭望了一眼，甚至沒有擁抱他。陳溫抿了抿唇沒說話，他知曉周響的意思，自己沒有立場去要求更多。

在周響心裡，他或許已經成了負擔，一種該被拋下的情緒。但周響的身體還記得他，還會在夜裡渴望他，還會忍不住找他。

關係分明徹底失衡，陳溫卻貪戀。

「下次……」陳溫終於開口，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再找我。」

周響沒應，也沒有拒絕，只是靜靜地看著陳溫，隨即離開了房間。

闔上門的瞬間，陳溫終於顫抖著閉起眼睛，指尖緊緊地扣著被單。他不知道這樣的關係還能持續多久，也不知道自己還能忍受多久。但至少此刻，周響就隔著一扇門，周響剛剛進入過他，周響還要他的身體，周響的體溫剛才貼著他心口。

陳溫把臉埋進枕裡，一點聲音不敢發，哭得悄無聲息。

zootomoon

2025-4-5

陳溫終究還是搬回去周響那，畢竟房租合約還沒到期，美其名是為了共同履行義務，真正的不死心也只有陳溫自己明白。

他和周響住在不同房間，平日裡生活不互相干涉，連對話都只剩必要的交流，僅僅是合租人。

周響並沒有刻意冷淡，可透著陳溫無法逾越的距離感。他對待陳溫總參著疏離，不像以前那樣依賴他、對他撒嬌，連著眼神裡那抹光都變得克制又遙遠。

他仍然會在看到陳溫時禮貌地問早，也會在飯點詢問陳溫是不是吃飽了，可話語間的薄情還是能刺痛陳溫。

到了夜深，當周響敲響房門，陳溫仍然會打開門，迎他進來，讓他吻他，讓他壓在身上索取一切。

做愛時周響總是很投入，身體貼合著陳溫，讓陳溫感受熟悉的溫度，讓陳溫以為自己仍然擁有他。可高潮過後，周響從他身上離開轉而至陽台點菸，片刻後再回到自己房間，連擁抱都沒有留下。

zootomoon

2025-4-5

陳溫會繼續躺在床上，雙手掩住眼睛，無聲地哭，他在聽永遠隔著一扇門的愛人。

他知曉自己不該覺得委屈，也清楚這樣的關係對他們的情緒進展並沒有好處。可他無法拒絕周響，無法拒絕那些短暫的親密，哪怕它們只能帶來更多的痛苦。

他寧願沉溺在這種痛苦裡，也好過完全失去。

白天，陳溫則會努力讓自己保持清醒。他捧著那些關於親密關係與成長環境的書籍，試圖從理論中尋找答案。

他學著理解自己，理解為什麼他總害怕失去，為什麼無法擁有安全感。他試圖讓自己變得健康，試圖讓自己足夠強大，強大到足以拉起周響，讓他再次相信愛。

陳溫在日夜之中拉扯自己，撕裂理智去併吞衝動，陳溫好愛他，愛得很卑微，也愛得無能為力。

zootomoon

2025-4-9

第一次見周響的時候，陳溫說那個瞬間就像光陰全塞滿了心口使其停止跳動，他不相信一見鍾情的，可周響的眼睛很漂亮，勾著他相信，勾著他相信眼前的人和自己一樣，和自己一樣千瘡百孔呼喊著需要堅定的去愛。

人類靈魂究竟有沒有共鳴，周響並不確定，可是陳溫望穿他的眼，撫摸他的臉頰，輕聲的告訴他那裡沒有焦距。當陳溫問周響怎麼了，他沒能克制住雙眼漫過潮紅，他紅著眼告訴陳溫他很疼，他把記憶掀開來給陳溫看，讓陳溫也疼。

交換過去以後相愛了，可怎麼交換未來。周響以為這一年半載是苦難，當他決定分別時應該感覺輕鬆，怎麼又在難受，那份難受並不用力，慢慢劃著精神，劃著心臟。他把生活過得比誰都好，好得看不出異常，看不出他和陳溫的任何痕跡。

陳溫會出現在夢裡，出現在點菸的時候，出現在一個人吃飯的時候，那像隨處是陳溫，他出現在各個角落，更出現在性慾裡，周響能止住心臟的渴求，可他總止不住對陳溫生理性的索取，想要陳溫，想擁抱他，想親吻他，想和他做愛，想和他貼近，止不住。

他做最錯的決定就是回頭找陳溫上床，找被他親自割捨的關係。說來只是周響不沾染任何癮，他不為外物所控，而陳溫是他此生唯一的癮。

zootomoon

2025-4-11

日子靜悄悄地流過，周響很少主動說話，他們之間的對話變得零碎，陳溫只好從周響下意識的溫柔裡緩解不安。

當他夜半起身倒水，周響會在迷迷糊糊中伸手摸一把床鋪的空隙；又像是到了雨天，室內就會被周響弄得乾爽舒適，他記得陳溫討厭潮濕。

陳溫也會在他的笑容裡、一句稱不上玩笑的日常對話裡、一個算不上碰觸的擦身而過裡，找到所有關於周響的溫柔幻影。

那樣的周響太熟悉了，熟悉得像從前無數個擁抱的夜晚，每到這些時候，陳溫就以為是不是還能夠重新開始。

zootomoon

2025-4-11

陳溫在廚房做晚餐，油煙滾燙，他不小心沾了手，甩了甩手腕，周響就皺著眉將他的手抓住，低頭看著燙紅的指節，手指輕輕在上面蹭了兩下。

陳溫抬頭看他，眼底泛起淺淺的光：「我們……」

話到一半，周響就鬆開了他的手，表情從不自覺的柔軟轉瞬冷了下來，他的轉變不動聲色，卻足夠把陳溫所有期待打碎。

空氣中又只剩鍋裡滾燙的湯水咕嚕咕嚕冒著泡。

陳溫站在原地，手指蜷縮著，像是被什麼鋒利的東西劃過，他垂下眼，輕聲嗯了聲，假裝自己從未開口。

夜裡兩人擁抱著睡在一起，周響的手臂搭在他腰上，呼吸溫熱而安穩，像從前那樣。陳溫閉著眼慢慢把臉湊過去，額頭抵住周響的鎖骨。

他輕輕地說：

「我還是很喜歡你。」

燈光從門縫滲進來，拉出兩個人綿長的影子，陳溫聽見自己心臟空蕩蕩地跳著，飄散在黑暗裡。